

豆瓣、网易云阅读、片刻等网站和APP高赞人气作者 骆瑞生 首部长篇小说

你是我 最初和最后 一个恋人

骆瑞生 著



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
如此安静而干净地爱着一个人

青春不止是任性放肆地去活，更是安静干净地去爱

比《曾少年》更青春

比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更深情

骆瑞生

90后 / 颜值爆表 /
清新+纯澈+诗意的
轻蓝色男生

你是我
最初和最后
一个恋人

骆瑞生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 / 骆瑞生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7

ISBN 978-7-5500-1443-5

I. ①你… II. ①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45352号

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

骆瑞生 著

出版人 姚雪雪

特约监制 苏辛

特约策划 苏辛 弓迎春

营销统筹 宗岩

责任印制 张军伟

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

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玥

特约编辑 弓迎春

营销推广 蕊蕊 小江

封面设计 仙境

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: 330038

电话 0791-86895108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(编辑热线)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
印张 8

字数 200千字

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32.80元

ISBN 978-7-5500-1443-5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5-27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- 第一章 初见 / 001
- 第二章 风吹过她的发梢 / 014
- 第三章 悠长的高二时光 / 023
- 第四章 当我思念你时，星星都沉默 / 032
- 第五章 你的左手在我的右手中 / 044
- 第六章 我第一次吻你 / 053
- 第七章 风里的轻絮 / 063
- 第八章 我们是唯一有伞还淋湿的人 / 075
- 第九章 思念你时，就算咫尺也如天涯 / 084
- 第十章 青春的潮水打上了岸 / 094
- 第十一章 我醒来，你恰好在 / 104
- 第十二章 你有没有这样突然想起我 / 114
- 第十三章 我能管住的人只有你 / 124

第十四章 放弃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/ 134

第十五章 如果我们面临分别 / 144

第十六章 为了你，我要努力奋斗 / 154

第十七章 那些年，我们的奋斗时光 / 164

第十八章 一定要去同一个大学 / 173

第十九章 青春的尾巴抓不住了 / 183

第二十章 我们毕业了 / 194

第二十一章 我们能在一个城市上大学了 / 201

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时光 / 211

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/ 220

第二十四章 谎言 / 231

番外一 白桦的自白 / 243

番外二 关琳的自白 / 249

第一章 初见

我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它真实地存在于我的生命中，时刻折磨着我，也时刻温暖着我。在白杨的十年祭这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将它讲出来，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故事，请跟我的白杨说一声，我爱她，不管今后陪伴在我身边的是何人，她都是我第一个爱的人，也是最后一个爱的人。

我是从一个小地方来的，我们那个地方多落后呢，如果你看过铁凝的《哦，香雪》，一定知道香雪的同学反复问她，她们那里一天吃几顿饭这个情节。香雪的初中同学都知道，一天吃两顿饭的地方一定是贫穷的小地方。我的故乡就是一天吃两顿饭，而这个习惯并没有过去多少年。

我第一次吃早餐还是念高中的第二个周，我和同学一起去的。

我其实不吃早餐也可以，习惯了，但是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，同学们都往食堂或校外走去，只有我孤零零地往教室走，我可悲的自尊心就开始发作，脚重得都快抬不起来了。我听到一阵嘈杂的嘲笑声——看呀，只有梁瑞生不吃早餐；他为什么不吃啊；穷呗。

我面色潮红、头重脚轻地走进教室，一整节早读都在走神，摸出口袋里皱巴巴的十块钱，估算着怎么花，若是吃早餐，最便宜的是糯米饭，两块钱，那么就只剩八块了，中饭、晚饭各四块。我吃饭都在食堂吃的，学校也便宜，有肉的菜是五块，没肉的是四块，假如光是豆芽、青菜之类的，三块也能买到。我心里有了底，甚至有些庆幸，我若是想吃肉了，就中午吃五块，下午吃三块，平时都对半分。

第二天，我早早就起来了，同学们都还在睡，我在兴奋而焦急地等着。他们刚起床，我就凑上去说：快走，一起吃早餐去。同学撇撇嘴，我的心都要跳出来了，心里直道：快说你终于也吃早餐啦。但是同学说的却是：现在还早呢，等一下。我顿时有些落寞，然而始终还是很开心，我终于也是吃早餐的人了。

我吃四块的时候就在食堂吃，因为学校的荤菜和素菜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当我下午吃三块钱的时候就会带回教室吃，那时教室都走空了，我在里面吃水煮豆芽也没人发现。幸好这种情况一周只有一两次。

但是有一天这种情况突然改变了，本该只有我一个人的教室突然多出了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白杨。我不知道她怎么也带饭回教室吃了，我看到她捧着粉色的饭盒走进来时，慌乱地将铁盖子盖上，然后抹了抹嘴，装作吃好了的样子。

白杨坐在第一排，我坐在第四排，她的头始终低着，看都没

有看我。

我有些恼怒白杨的突然出现，看了看我那被磕得有些变形的铁饭盒，自卑的心理又开始作怪，在心里发狠道：一定要努力学习，一定要超过这些城里的学生！而白杨就是城里的。

我以为白杨那次带饭回教室吃只是偶尔，想不到之后我每次带饭回教室她都会在。只要有她在，我就将饭盒藏在身后，一口也不吃，等下晚自习的时候再带回寝室匆匆吃掉，但是几次都被饿得受不了，就发狠说：管她在不在呢，我吃自己的就好了，相对于被所有人围观，只被白杨一人看到要好很多，况且白杨从来不回头看我，更别说看我吃的是什么菜了。

白杨吃饭时很优雅，她将饭盒整齐地摆在胸前，从桌子里抽出一双筷子，然后轻轻地将盖子打开放在自己的左手边，然后挺直腰，一小口一小口地吃。白杨的背影纤细而模糊，我时常看得发呆。但是我的鼻子很灵敏，也大概是很久没吃肉的关系，只要白杨的饭盒一打开，我就能闻到她买的是什么菜——红烧肉、宫保鸡丁……

我吞了吞口水，继续吃着自己寡而无味的饭菜。

但是有一天，我发现白杨并没有把买的好菜吃掉，而是全部倒进垃圾桶了。我看着躺在垃圾桶里的肉，心里又恨又痛，简直想流泪了。这时我便对白杨生起气来，这股气从何而来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

白杨是我们班的文娱委员，会弹钢琴，每周上音乐课的时候，都会像模像样地坐在钢琴前面弹《卡农》。那时我连钢琴都没见过，钢琴曲也是第一次听到，却没觉得好听。而且我极其厌恶白杨那

忸怩的样子，每次都是在同学们的再三恳求下才坐在钢琴前面，而我知道她心里是极其愿意在我们面前露一手的，但她就是这么做作，简直让我作呕。

我们音乐老师是川音毕业的年轻人，长得油头粉面，传闻他和很多女学生暧昧，其中就有白杨。我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心却直直地往下掉，然后鼓了一肚子气，没处发泄。有次我和白杨一起在教室吃饭，我的一本书掉在了地上，我便一下子气急地将书踩了几脚，还不解气，又使尽了全身力气把桌子上的一大摞书一本一本本地摔在地上。当第一本书摔出巨大声响时，我看见白杨诧异地回过头来看我，一脸的不解。我突然有一种快意，这促使我更加用力地将书摔在地上，巨响一声声地传出来，白杨的眼睛都没眨一下。

书被我摔得到处都是，这时我看到白杨站起来，向我走来，走得很慢，犹如走在云端，她那天穿着洗白的校服，里面是雪白的衬衫，头发扎成了马尾，有几缕不听话地滑了下来。我本来想破口大骂她的，骂的内容都想好了，但是白杨走过来时，我话到嘴边却被卡住了。我的手倚着身后的桌子，愣愣地看着白杨蹲下来一本一本地将书给我捡起来，然后擦好，她甚至都没看我，也没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

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白杨的力量，她有一股决绝的力量。

我像是犯了错的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，一分钟前还觉得自己是掌控一切的英雄，现在却成了彻彻底底的狗熊。

这时白杨又走过来看了看我，不咸不淡地对我说：给，笔，待会儿要考试，你的笔都摔坏了吧。

白杨的手伸着，手里捏着一支笔，我愣愣地看着白杨，白杨

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」

的眉头皱了皱，问我：你到底要不要？

我哆嗦了一下，终于接了过来。

白杨就笑了。

对，白杨笑了，她以前也笑过，但那是对他人的。她的这个笑，我知道只是对我的。

我对白杨恨不起来，却对音乐老师恨之入骨，他的课我几乎都逃掉了。因为学校不重视音乐课，所以逃掉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白杨那一关我却过不了。

那天我逃掉音乐课在教室做数学题，白杨突然出现了，她怒气冲冲地对我说：梁瑞生，你别这么傲行不行？你遵守一下纪律行不行……反正她一脸正经地问了我许多个“行不行”，我现在差不多都忘记了。本来我是有些心虚，若是她好好说，说不准就去了，然而她的几个“行不行”问过之后，我的一股无名火就蹿了上来。

什么行不行？狗屁！我说。

白杨被我的过激反应惊呆了，愣了一会儿，一字一句地对我说：梁瑞生，这是在学校，请你不要说脏话。

我梗着头，将书摔在桌子上，向门外走去，在门边时撞到了白杨的肩膀，她侧开身子，眼泪汪汪地看着我。我自然也没去音乐教室，而是去厕所了。

但是下次的音乐课我却鬼使神差地去上了。

白杨回过头来看看我，一脸的严肃。我别过头不去看她，心里后悔得要死，直骂自己傻逼，竟然为了她来上音乐课了。白杨见我爱答不理的样子，也别过头去了。我为了继续反抗音乐老

师，整节课都没听，把头别向窗外。那时正是五月份，阳光明媚，学校夹道上的梧桐树茂盛而翠绿。

下了课后，白杨将我叫住，她说：梁瑞生你来帮一下忙。我向她看去，她手里拿着扫把。

你又有什么事？我没好气地说。

扫地，这是你不来上课的惩罚。白杨很认真地跟我说。

鬼扯。我说着准备要走。

白杨在后面提高声音，音调急切地说：你是男生，有点担当行不行？

我一愣，回头望了望她，问道：是老师让我扫的？

白杨明显一愣，半晌才摇头说：不是。

意思是这是你私自安排的喽？文娱委员权力太大了吧。

白杨的脸红了，微低下头，喃喃地说：我一个人又扫地又拖地，想找人帮忙。

白杨这么一说，我心就软了，将拖把拖着就往厕所走去。白杨这时在后头低声说了句“谢谢”。

白杨扫地，我拖地，那时音乐教室空无一人，落地窗帘被风吹得鼓鼓的。

白杨用特女生气的声音问我：你学习怎么那么好，教我一下行不行？

我被白杨问得头皮发麻，只好嗯嗯地回答。

白杨突然跟我说：我给你弹钢琴吧？

我连连摇头说：不想听。

白杨瞥了我一眼说：你不听就不听，我弹自己的。说完就在钢琴前坐下来，拉起钢琴盖，还是弹的《卡农》。这一度让我认

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」

为她只会弹这个曲子，但是后来问她，才知道这是她最喜欢的曲子。

风轻轻地吹着，我抱着拖把傻傻地站着，第一次觉得钢琴曲也有那么一点意思。大概是因为白杨的关系，后来我一直迷恋钢琴曲。

白杨弹完之后，我们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扫完卫生，我这时才知道音乐教室的卫生都是文娱委员做的。我问白杨问什么不找别同学，白杨说这不是自己的教室，不好意思安排人。

我皱着眉头问：你就连一个义务打扫的朋友都叫不到？

白杨看了看我，露出一个小小的酒窝：你不就是喽？

我被白杨说得脸红，闭着嘴巴，直直往教室走去了。

我们班是文科实验班，男女比例是一比二，彼时我们班已经有几对情侣了，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恋爱，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坐到了一起。但是他们再怎么隐藏终究被我们知道了，有的同学就起哄，让他们说是怎么勾搭上的，他们也真配合，像是甘愿受审的犯人一样支支吾吾地回答着。这时我看到白杨托着下巴，一脸幸福地听着，眼睛都快发光了。我对此很不屑，别的人放弃学业去谈恋爱还行，白杨也这样的话就有点让人不舒服了。他们越是闹得凶，我就越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，但是心乱得不得了，完全看不进去。

我拿眼角的余光瞥了瞥白杨，白杨竟然也加入了八卦的队伍，对她的女同桌问东问西。她的同桌就是恋爱的几对之一。

我抱着书出了教室，往学校的天台走去，我们教室在三楼，再上一楼就是天台。我比较喜欢在天台背英语，因为我们学校地势比较高，站在天台的话几乎能看到整个城市，远处的车鸣声遥

遥地传过来，反倒不是噪音，更像是一种悠远而耐听的乐声。

然后我看到白杨也抱着书走了上来，站在离我三米远的地方背政治。

我想去告诉她早上最好背英语，但是几次都没挪动脚步。

我望了望白杨，只看到她的嘴巴开合着，却听不到一点声音，她的侧脸虚虚晃晃地映衬在我眼里，我便忘了背英语，只顾看她、听她的声音了。

过了许久，也许就 10 分钟，白杨默默地走了下去，看都没看我。可是，当我过了一会回到教室时，白杨已经坐在我前面了。

我问她：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？

白杨指着坐在第一排的那对小情侣说：给别人机会啊。

我这才知道本来坐在我前面的是白杨同桌的男朋友。

你们还真无聊。我撇了撇嘴说。

白杨笑嘻嘻地问我：怎么无聊了？

我一时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就埋头默写英语单词了。

你怎么天天看英语？白杨突然别过头来问我。

因为我英语最差。我没好气地说。

要不要我辅导你一下？白杨的眉毛挑高，对我说，可是免费的哦。

我这时才想起这个一向不看英语的女生竟然是我们班英语最好的人。

不需要，我就不信我学不好它。

那你加油喽。白杨说。

白杨的英语和语文不错，但是数学差得一塌糊涂。然而因为英语和语文的关系，总分也不太差，在我们班五六名的样子。我

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」

由于英语的关系，只在二三名的位置徘徊。第一名是一个留级下来的男生。

白杨坐在我前面我才知道她是个话很多的女孩儿，总是和她的新同桌咬耳朵，就没有停过，连上课的时候也歪着脑袋说话。有时老师看到了她们，她们却不知道，我就用笔头点点白杨的背，她一下子就坐正了，装作很认真的样子，然而一会儿就旧病复发了。

下课时我对白杨说：你好歹是个班干部，上课别说话行吗？

行啊。白杨说。

这是你说的第几个行了？我问她。

白杨笑嘻嘻地说：那你就更得帮我留意老师啊。

.....

行不行？白杨问我。她的口头禅就是“行不行”。

.....

我又抱着满是青菜的饭盒回教室吃饭了，白杨端坐在位子上，饭盒放在桌子上没有打开。我下意识地将饭盒藏在身后，也没坐在我的位子，直接拣最后的位子坐去了。我吹着六月的夏风，悄无声息地吃着饭，已经差不多习惯吃饭时有白杨了。

你为什么也要带回教室吃饭？白杨突然问我。

我……我……我窘迫至极，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，可以边吃饭边看书。

我只是觉得食堂太吵了。白杨自问自答似的说。

哦。我咬了一口硬邦邦的青菜。

学校的菜太腻了，白杨说，肉也太肥。

我觉得白杨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，脸一下子就红了，支支吾吾地没回答。

白杨接着说：每一次都浪费了，我只是想吃肉里的菜。

我心里冷笑道，那你就全买青菜、豆芽啊。

哎，你能不能帮我吃这些讨厌的肉啊？白杨突然对我说。

我失了神，望了望她，心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：她肯定知道了，她在可怜我。妈的，傻子。

我重重地将饭盒盖上，白杨吓了一跳，肩膀耸了耸。我径直走出教室，跑到天台上看风景，然而心乱得很，耻辱和激愤交织在一起。我几乎快哭了出来。一定要争气，一定要。我艰难地呼吸着。

我回到教室时已经在上晚自习了，班主任在讲台上坐着改作业。我刚坐下来，白杨就低声问我：去哪儿了。

你能不能不影响我学习？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就来了气，说出了一句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的话。老师和同学都被我突然的一声大喊惊呆了，齐齐地向我行注目礼。

白杨明显没反应过来，茫然无措地看着我。我心里直后悔，然而话已说出口，只得埋着头看书。白杨盯着我，就那么侧着身子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淌下来，噼啪噼啪地打在我的书上。一会儿白杨开始收拾书，动作幅度很大，哗啦哗啦地响着。收拾好之后，白杨站起来对班主任说：老师，我打扰梁瑞生同学学习了，我想换位子。

班主任是个脾气很好的人，这时还想当和事佬，对白杨说：你先坐下，换位子的事情明天再说。

白杨就坐了下来，肩膀一晃一晃的，我知道她在压抑自己的

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」

哭声。

一整个晚自习我都心不在焉，一直想给白杨道歉，但是始终说不出口。看着白杨纤弱的背影，我开始痛恨自己，我他妈太不是男人了。

我想写个纸条给白杨，但最终还是作罢了。第二天白杨果然搬了座位，又回到了第一排，那对情侣坐到了我前面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我们班的女生都有点反感我。我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也知道自己是自作自受。

我总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，它们老是向白杨那里瞟去，上课这样，下课也是这样。白杨还是像以前那么快乐，该说话就说话，该打闹就打闹，而我却越发显得落寞，很多时候都故意脱离同学，一个人去吃饭，一个人去学习。倒不是同学排斥我，是我在排斥他们。

白杨下午也没在教室吃过饭了，我想她一定是极其厌烦我了吧。

就这样暑假来了，我离开学校那天，在校门口看到了白杨，她和同学在校门口的小卖部买冰激凌，穿着碎白花的裙子，很是漂亮。我背着书包，拖了一个又旧又破的箱子，匆匆看了白杨一眼就挤上了公车。白杨家就离学校不远，她不用回去过暑假。

整个暑假，我眼前晃悠的都是穿着碎白花裙子的白杨。

等到暑假结束时，由于天天下地干活，我被晒得黑黑的，临行前偷偷地抹了母亲去年冬天剩下来的雪花膏，但是皮肤也没见白，只得这样回了学校。彼时的学校夏意盎然，目之所及皆是茂盛的绿色。

我终于见到了白杨，她依旧是穿着学校发的 T 恤，扎着马尾，灵动而美丽，而我将那白色的 T 恤套上后，皮肤显得越发黑了。

我去领书时白杨也在，她看到我后打招呼说：你好啊，梁瑞生，一个暑假没见了。

我尴尬地冲她笑笑，拿着缴费单排队领书。白杨就在我前面，我看得出来她也很尴尬，耳朵都红红的。她尽量不扭头看我，反而弄得自己的姿势很僵硬。

你也领书啊？我没话找话地问。

是的。白杨说。

人真多啊。我说。

对啊。应该早点来的，现在的太阳晒死人了。白杨拿着缴费单遮住阳光。我向阳光照射过来的方向挪了挪，想给她遮住。我比她只高半个头，所以根本就遮不住。我窘迫地笑了笑，努力挺直身子，想把阳光都揽到我身后。

高一的书很多，白杨抱着的书都擦到她的下巴了，我心一紧，嗓子干干的，脑袋一下子充了血，走过去，将白杨的书拿下来一多半擦在了我的书上，一句话不说地往教室走去。白杨反应过来时，只得沉默地跟在我身后。在楼梯转角的时候她低声问我：你累不累，不然给我几本吧。

书已经擦到我的鼻子上了，我只看得到前面一点路。我没有回答白杨的话，心里却高兴得很。

过了一天就正式上课了，我们班的位子都是按照上一次考试成绩决定的，排名在前的人先选位子。我是第二名，我挑了一个

「你是我最初和最后一个恋人」